弢翁藏书题识

周叔弢

诗外传十卷　汉韩婴撰　明沈氏野竹斋刻本　黄丕烈校跋并题诗　陆损之、顾广圻，钮树玉、陈鳣校

韩诗外传十卷缺卷九之十，黄荛翁校元本，丁巳得之江都方无隅先生家。荛翁初校此书，盖在三十四岁时，后十七年始录陆东萝校语于眉端，自五卷以后，则倩东萝自写之，再后十二年其孙赋孙复用残元本校前四卷，距荛翁之殁仅一年耳。此书在荛翁家且三十年也。元本今不知在何所，荛翁手校当与元本同珍，当日士礼居中固已升为正本矣。书中尚有陈仲鱼，顾千里、钮匪石校语若干则，又曾为吴枚庵、张讱庵借校，当均有题记，惜末卷缺佚不可见，为可慨也。壬戌除夕叔弢识于自庄严堪

己巳九月得毛奏叔手校元本，取对黄校，盖同出一源，因补校卷九、卷十两卷，惜毛本有断烂处。闻黄氏所藏元本在李袭侯家，他日有缘，得睹真本，重校一过，斯快幸矣。弢翁记

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二十卷　图谱一卷　汉毛萇传　郑玄笺　唐陆德明释文，宋刻本[卷五至七黄丕烈倩人影宋抄补并跋]

宋刻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》，士礼居旧藏，原有黄荛圃手跋，不知何时佚去。江剑霞氏曾见原跋于赵静涵家，

并云此书已不可得。余初得此书时，见有求古居印，又七卷六叶三行“浮”字改“淫”字，遂定此为士礼居故物，乃乞笃文道兄依《荛圃藏书题识》补录黄氏跋语，以志其源流。今年春正月北平书友王撂青忽邮寄黄氏《毛诗》手跋两通，蠹痕宛然，正此书所佚者，其徒乔景熹新得之苏州，当从赵氏散出。合浦珠还，为之大喜过望，亟命工补缀，装之首册，虽索值奇昂，亦不遑谐价矣。庚辰正月二十日至德周遐记于自庄严堪

礼记注二十卷 汉郑玄注 唐陆德明音义 宋余仁仲万卷堂刻本

宋余仁仲万卷堂刊《礼记》二十卷，递藏金元玉、安桂坡、张文通家，丙子夏从元和陆氏散归上海来青阁书店，悬值奇昂，无敢问鼎者。辛巳秋王君欣夫自沪来告，此书已贬价为沪币二万五、六千金，问有意收之否？余急驰函欣夫，许以二万金。未几得报，则先为某估以一万二千金买去，此中消息，固不难知，中心益怏怏不能平，而自叹古缘之悭也。旋讶知此书为王富晋所得，函招之，久不至。越岁壬午春王某自沪返北京，过天津始携以见示，字画流美，纸墨精良，洵宋刻上驷，索价之高，更逾于来青阁。余时绌于为生，方斥去明板书百数十部，尽归陈一甫丈，既得钱乃不遑复计衣食，急持与王某成议，惟恐弗及。值当沪币约五万金，昔人割庄易《汉书》之举，或尚不足以方余痴；而支硎山人钱物可得，书不可得，虽费当弗校之言，实可谓先获我心。余氏所刊《礼记》，天禄琳琅亦著录一部，为汲古阁旧藏，有宋本、甲印，今不知流落何所。此书旧装精雅，无明以后收藏印记，或亦久贡天府，储为副本，晚近颁赐臣工，始归陆氏。此固臆测之言，了无佐证，若询之陆氏子孙，当不难得其究竟也。壬午三月二十四日雨后记 弢翁

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晋杜预撰　唐陆德明释文　宋鹤林于氏家塾栖云阁嘉元修本　存二十九卷　一至九、十一至三十

宋鹤林于氏刊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，为海内孤本，世所罕见，不仅纸墨莹洁，光彩夺人为可贵重。丙寅岁余始见四卷于北京翰文斋卷二、卷十七、卷十八、卷二十一，时初从临清徐氏散出，议价未成，卒为德化李氏所得，时时念之不能忘。而项城袁氏所藏一卷（卷二十六）则辗转归庐江刘氏，未之见也。乙亥夏杨君敬夫忽以残本二十三卷见示，为之惊喜过望，以重值收之。此书杨氏先德光绪辛丑年得于北京，当时已逸七卷，制椟时乃预为之地，盖以期他日之复合也。余于是亟从李氏购所藏四卷，其值倍于杨氏。十一月游北京，偶过文禄堂，见第十四卷影片，询知原书藏石氏，因挽文禄堂主人王晋青图之，复驰书伯兄上海，乞商刘晦之丈让所藏第廿六卷。丙子正月王晋青以石氏书至，已改易旧装，而值更高于李氏，若刘氏之一卷，则秘为鸿宝，坚不肯让。数年来屡以为请，皆拒而不允。其第十卷更无从踪迹，噫，此书或将不能终完耶?! 余前数年收宋岳氏本《春秋左氏传》，亦偶然配合，凡历三年，其第一卷则失之交臂，且闻毁于上海闸北之变。今刘氏书散佚过半，剑合珠还之愿，更不可期；得失聚散，固有定数，非人力所能强，第忠心耿耿，终不能不为此书深惋惜耳。壬申四月初一日弢翁记于自庄严堪　（按：壬午误写壬申）

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晋杜预撰　唐陆德明释文　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蜀冯继先撰　年表一卷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

庚子春余从文友堂先得《春秋年表》及《名号归一图》，是年秋从藻玉堂得是书卷十二、十三，卷廿七至卅，计六卷。越岁辛未冬复从肆文堂得卷二至十一、卷十四至廿六，计廿三卷，旧装未改，居然璧合。闻卷一前十年归嘉定徐氏，因急访之北平，

乃前数日为一龚姓用六百圆买去，故都人海，渺不可追矣。延津之合，或有所待耶？！每展卷兴叹，殊不能自已也。壬申十二月弢翁

按邵桂子宋淳安人，字德芳，号玄同，以文名著，登咸淳进士，任处州教授。宋亡，避地云间，构亭湖上，名雪舟，著述其间。天禄琳琅前编著录元本东坡集，即其所藏也。

龚氏所得首册，顷闻已毁于上海闸北之难，不在人间，因从沅叔三文乞所藏宋抚州本第一卷，以补此书之阙，而记其岁月于此，癸酉三月三日叔弢记

丁亥春余既获岳刻首册作延津之合，遂检前得宋抚州本《左传》二卷、宋汀州本《群经音辩》二卷，归之故宫。此二书纸墨精美，宋刻上乘，《群经音辩》犹毛氏旧装，所谓“宣绫包角藏经笺”者，宛在目前，然故宫所佚，得此即为完书，余岂忍私自珍秘，与书为仇耶！去书之日，心意惘然，因记其端委于此。弢翁

宋岳刻《左传》，自临清徐氏散出后，予于庚午，辛未之际，辛勤搜集，竟获廿九卷，仅缺首册，予前跋已详之矣。甲申十二月廿六日北平书友陈济川以函来告云：嘉定徐氏藏岳刻《左传》一卷，近在谢刚主先生处求售，予闻之，不禁惊喜过望，此正予本所逸，曩日传为毁于兵燹者，今岿然犹在人间也。因驰书刚主为我谋之。书甫发，刚主已介徐氏子于小除夕携书至津，开函展阅，意豁神怡，惟索价出人意表，留斋中五日，乃复还之。此二年中，时时谐价，与日俱增，皆不能成。丙戌十二月姐丈孙静厂卒为我以黄金一两易得之。珠还剑合，缺而复完，实此书之厚幸，岂仅予十余年好古之愿一旦得偿为可喜哉！

丁亥正月弢翁志　　男一良书

复古编二卷宋张有撰　元至正六年吴瀛忠好古斋刻本

张有《复古篇》宋元旧刻传世极稀，诸家书目所著录者多为钞本。此元至正好古斋本，字画情雅，宋讳阙笔，盖从宋本翻雕。旧藏杨氏海源阁，劫后流入天津某茶叶铺中，初见时索价奇昂，荏苒数年，逐无人问鼎。甲戌十一月藻玉堂书估王子霖携以示余，因以重价收之。惜纸经染色，触手即破，乃命工重装，围以素纸，居然面目一新，可便观览，书之寿命亦得延长，固无兼于损旧装矣。　　小除夕弢翁记

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五卷韵略条式一卷清初影宋抄本

此景宋钞本《礼部韵略》，卷末有"嘉定六年四月望锓版于云间洞天"十四字，余前数年得之北平文禄堂书店。宋刻原本自《读书敏求记》著录以后，久未见传本。尝取瞿氏藏宋绍定藏书阁重刻本比勘，行款匡格无不相同，惟景定宋本无嘉定十三年、十六年及宝庆元年诸牒文；十四泰韵不添入会字，五寘韵内智字下无"新制一作知"五字，三十七号韵内导字下无"新制一作道"五字，此皆绍定本所增也。今年春闻北平书估王富晋从维扬故家收得宋云间洞天本《礼部韵略》，当时以为或是景宋本所从出，急驰书索阅，久之乃携来。书凡五册，无韵略条式一卷，递藏文衡山、季沧苇、徐健庵家，纸墨精美，固宋刻上驷，然实非云间洞天本，仍是绍定本也。十四泰增会字，智导二字下均有新制云云，巡、驯二字皆黑地白文，与宝庆元年诸牒文相应，其卷五末叶亦显系补刻，审其时代，约在季氏之后，云间洞天牌子亦属补刻者所伪为。更细检刻工姓名，亦与瞿本相合，尤为明证。惟下平第一叶刻工，瞿本作缪恭，新见宋本作李□，为小异。此景宋本又止下平第十五一叶有刻工姓名，不见云间洞天宋刻原本，

恐无以解此惑矣。癸未五月弢翁识

战国策节本不分卷明冯梦祯抄本

此冯开之手抄《战国策节本》，乃课子之书，冯研祥跋中已详言之。封面标题不知出谁氏手，殊缪也。冯氏手写书世不多见，余藏《水经注》一叶，亦韩氏旧物。戊寅十月弢翁记

封面题：〔冯氏巳苍影南本国策残篇〕

钓矶立谈一卷清康熙元年王乃昭抄本

王乃昭名慎德，乐饥翁、懒髯野叟皆其别字也，与钱牧翁同时，善书法，喜钞书。金孝章《春草闲房集》有赠乐饥翁诗一首，读之可想见其风度云。

顷见李木老所藏王氏手钞《月屋漫稿》，题"康熙癸丑年六十六岁"，此书盖五十五岁时所钞也。癸酉十月记

癸酉正月初二日收得，交文禄堂重装讫，因题其端。十五日弢翁

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叶隆礼撰　清初叶万抄本　存七卷（一至七）

契丹国志七卷，明公事纸钞本，士礼居旧藏，行楷秀逸，审是叶石君手迹。案孙庆曾《上善堂书目》载叶氏手钞景元《契丹国志》二册并校，当另是一书；盖元本眉上有小注，此本无之，行款亦不相同，元本每半叶十二行，每行廿一字。或者叶氏先钞此册，偶因事阻，后见元刻，遂阁置不复钞完耶？然断圭零璧，固自可贵，宜士礼居亦珍视之。罗君子敬顷从上海寄是册来，盖未识叶氏手迹，只以士礼居所藏而索重值，余既以六十圆收之，爰题其端，以念来者。癸酉正月初二日弢翁记

南迁录一卷题金张师颜撰　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

己巳十月得黄荛圃校叶石君本，与此册对勘一过，并补录张序。凡黄本异同可两存者，注之眉端，其显然脱误则不尽录，此种书只求文从字顺而已，不若宋以前古籍，即一点一画不容忽略，遑论字句也。十一月初三日校毕记　叔弢

顷见松江韩氏藏明钞本《金国南迁录》，有金孝章墨笔手校，因传写一过。别有朱笔识语，不知出谁氏，亦并录之。

戊寅十月十七日　　老弢记

白氏文公年谱一卷宋陈振孙撰　明抄本

白氏年谱传世仅有一隅草堂刻本，从汲古阁藏本出，疑同出一源，然以此本校之，却可补正数处。书以旧本为佳，信然。弢翁

〔元丰〕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宋朱长文纂修　清嘉庆十年张氏照旷阁刻学津讨原本　贝墉、唐翰题校并跋

己未岁上海博古斋柳蓉村曾以贝简香、唐鹤安手校《吴地记》见赠，唐氏跋语有“此抄本今亦藏孙明府处”云云，初不得其解，今年北平邃雅斋复以此《吴郡图经续记》寄阅，亦贝、唐二氏手校，乃知唐氏先从孙氏借宋本校此书也。时越二十年，地隔数千里，竟得珠还剑合，洵非偶然，乃以重值收而并储焉。孙氏宋本今藏刘晦之丈处，余于丙子冬获观于上海，纸墨精妙，宋刻上驷，董绶金丈摹刻本未能得虎贲之似也。

戊寅正月重装题记　弢翁

唐氏藏书多得自拜经楼，后归海丰吴氏。迩来吴氏书亦散佚，余颇见之，每有唐氏题记，鉴别不精，非真知书者，此纸乃黄荛翁手迹，唐氏未之识也。　老弢

齐乘六卷元于欽撰　释音一卷元于潜撰　明嘉靖四十三年杜思刻本

壬午春三月余为衣食计，以明本书百余种售之陈文一甫，去书之日，中心依依，不胜挥泪宫娥之感。迩日为检一故实，拟得《齐乘》以供翻帑，乃乞于陈文，以三百元赎回此本，比之去年，其值约高一倍有半。此书结衔无“前兵部侍郎”云云，及“后学四明薛晨子熙订正”一条，黄荛圃审为修板，本并非罕秘之籍，而余今年财力之窘，更甚于去年，然惜书之癖，甚于惜钱，结习之深，可笑亦复可悯也。曩者江都方无隅先生常戏称买书一乐，有新获也；卖书一乐，得钱可以济急也；卖书不售一乐，书仍为我有也。余今续之曰：赎书一乐，故友重逢，其情弥亲也。此中消息，固难为外人道，惜不能起无隅先生于九泉而一证之。噫！癸未二月下旬叔弢志于寒在堂

金石录三十卷宋赵明诚撰　明崇祯五年谢恒抄本　叶奕、沈颢跋　冯彭、叶万题款

丙寅八月初五日，在沅文家纵观所藏宋、元本书，有宋刻《文中子》，亦叶林宗得之谢行甫家，是亦好古之士，乃名字不彰，可慨也。

啸堂集古录二卷宋王俅撰　明影宋刻本　方辅、吴骞跋　失名临吴骞校跋

按《拜经楼藏书题跋记》，此书跋语及校勘处并方密庵传录。又按丁氏所记李、干二序均闵南窗之子手临，吴跋则南窗亲笔；二者殊抵牾，疑莫能明。以余意测之，李序及干跋第一通是闵氏子手临，干跋第二通及吴氏第一跋是方密庵传录，其闵南窗手临吴跋，或为丁氏撤去，故卢抱经疑为汪氏所校。惜丁氏手记及抱经札皆不存，遂不能知其详矣。　壬申四月弢翁记

《适园藏书志》著录一本，有兔床手校印，当是吴氏原本。

方密庵手跋四段，有云“丁君既影钞一本，又属门人汪子为予影钞”云云。影钞当即临校，是书中校字或出汪君手耶。壬申六月记

宝刻丛编二十卷宋陈思辑　　清光绪十四年陆心源刻十万卷楼丛书本

《宝刻丛编》世无宋椠，钞本流传，亦多阙佚。余前得宋钞本第一卷，颇矜罕秘，顷沅叔三丈出此书属为对勘，因校读一过。目录中镇江府上有润州二字，建康府上有昇州二字，已胜四库所据之本。至于酸枣县汉刘熊碑，补《金石录》、《复斋碑录》二条；青州补后魏尧庙碑、唐尧山神记二则；齐州补唐薛宝积清德颂、唐刘彦恪清德颂、唐瑞气观天尊像碑、唐中兴圣教序、唐四禅寺七祖堂颂、唐房夫人碑六则。唐房彦谦碑补《复斋碑录》十一字，唐史封公德政碑补《集古录》目一条，沂州补全章九则，潍州补唐开元寺僧残碑一则，汉逢童子碑补《隶释》十三字，汉逢君神道补诸道石刻录廿九字，《金石录》十七字。北齐造像碑补《集古录》一条，淄州补魏史胥顺碑、魏衡纂碑二则，唐谥文宣王诏补《集古录》目三十二字，《金石录》一条，淮阳军汉严诉碑补《金石录》二十二字，尤足快意。宋钞本出自内阁大库，他卷尚有残叶流落人间，倘能搜集而通校之，所获必多也。丁丑六月六日至德周遐记

（待续）

后　　记

建德周叔弢先生是当代著名藏书家。先生从青年时代起，因读书而爱书，进而搜访收藏，历数十年辛勤收集，以藏书之富与版本鉴定之精闻名于世。先生平生唯书是好，于书选取甚严，凡

所入藏，无论宋、金、元、明刻本，或历代抄校、批跋本，率多流传有自。每遇一书分拆藏于数处者，必费尽心力，以求珠还剑合，然亦非必据为己有；尝以宋抚州刻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首二卷，与宋汀州刻本《群经音辩》二卷，归之故宫，以二者原为故宫收藏所佚出，得此即为完书。先生跋云："余岂忍私自珍秘，与书为仇耶？！"虽"去书之日，心意惘然"，仍以书之"重圆"为重，不为一己之私。解放前，每有古籍文物流往国外，先生目睹心伤，因竭力设法，抢先收之，以免外流；或以重值将已流在外者购回，宋刻《东观余论》，即购回之一例，同时尚有宋本《通典》，先生力不能办，多年后每一念及，犹不胜感慨系之。先生于书之爱护保养，更非常人所及，凡遇古籍之善保旧装者，皆珍惜备至，见有原装为俗手、书贾毁损者，必重付装潢，以延书之寿命，并使"庶几可观"。全国解放后，先生喜见祖国新生，走向统一繁荣，一九五二年，乃以毕生精力所聚古籍之精华部分，凡七百余种，一举捐献国家，今藏北京图书馆。先生尝谓："捐献个人藏书，乃求'书得其所'，使书籍免遭流失损毁之厄，以发挥应有作用，由国家收藏自较私人收藏为好。"凡此种种，皆足见先生之卓识宏见，于古今收藏家中实罕与伦比。

先生极一生精力，数十年间为国家积累丰厚之精神财富，贡献甚伟。而先生鉴别群书之眼力卓越，于目录、版本学之博识多闻，每见于先生所撰各书跋语中，尚未广流布。今岁庚申，为先生九秩寿辰之庆，谨将先生藏书中所作题识，辑为一编，以供研究工作者参考，当为学术界所乐见。其中碧筠草堂本《笠泽丛书》，为天津人民图书馆所藏，《新安二江先生集》，得之先生手示，余皆藏北京图书馆。

后学冀叔英谨辑并记　一九八〇年六月